

天
刑
記

民國四年十二月
民國四年十二月發行



譯述者

靜海陳大鐙
儀徵陳大鐙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五號
桐鄉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虹口東百老匯路
無錫陳寅

印刷所

上海虹口東百老匯路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南首路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汕頭 香港 蘭州 衡州
徐州 西安 石莊 汕頭 龍江 桂林 東昌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中華書局

（天記）全二冊
定價銀七角

全一冊

結 婚 論

價二角

結婚爲人道之始。關係於一生幸福。至爲密切。晚近俗尚。馴染歐風。青年男女。欲結晉之好。秦者。將以何者爲選擇之標的乎。本局特輯是書。以供研究。內容分九章。凡結婚之本義。伉儷之選擇。品性體格之關係。均參酌舊時習尚。并採名人記載。析其本義。闡其利弊。凡爲青年男女。及家長父兄。欲爲兒女謀幸福者。均不可不一讀之。

文 明 結 婚 證 書

每張一元附結婚儀式說明書一冊。證書用彩色精印。部頒國徽圖式。極爲華麗。用者祇須姓名。年歲。籍貫。依照填寫。非常便利。●結婚儀式說明書詳載會場儀節。帖式訓詞。頌詞。禮服圖等。無不備具。並參以中外風尚。分列圖說。詳細說明。

道

母

一 冊 五 角

是書詳言婦人之本分。天職。及對於兒童當如何養成其誠實廉正之美德。秩序勤儉之精神。並推及於兒童交遊之注意。母氏之氣質等。足爲改良家庭之模範。

教

胎

一 冊 三 角

是書詳言受娠之原。及妊婦之感觸。關係衛生。看護。嬰兒撫育等。凡自夫婦結婚。以至產兒。無不逐層推論。詳說。而於妊娠期間。應行注意諸端。證明其說。尤爲親切。

天刑記

下冊

第十一章

泊蘇式至巴克斯吞時天已向夕覓一旅店名和中棧晚餐已畢乃尋紅色輒屋辨色度勢以訪此醫師達那威之居是日爲禮拜六村中男女往來如織泊蘇式大禮服大禮冠初履此地瞻矚非常無如此等村人竟不爲其所銜莫不淡漠相逢耶塞斯諦大教堂鐘已九下始抵達那威所居之室逆料其時方當飯罷斷無出門之理因卽輕歎其門一女僕出應見泊蘇式似爲貴客又自承來自倫敦竟不敢復問姓名徑引入一診視室屬其少待達那威此時聚精會神培植一種小盆果樹自以爲巧奪天工擬送至耶塞斯諦賽會以博獎章女僕告以倫敦有客造訪達那威疑爲花市主人如約而至及相見則大詫客衣服尙黑製頗有異望而知爲法律界謀生活者泊蘇式笑容可掬頗示撝謙達那威老眼無花素精風鑒已知其必非善類莊

嚴相向並不假以辭色。泊蘇式自通姓名。且曰：適從倫敦德雷喀輪秘大律師辦事處。特來奉教。達那威夷然不屑。但曰：客從倫敦來。尋我何爲者。泊蘇式曰：來爲先生省煩難耳。達那威微哂曰：甚感來意。不知吾有何事。可以使我煩難。泊蘇式曰：我所職之律師事務所。有一人倚我爲全體代表。曾有一函託君轉交。今已四越月矣。達那威曰：然有之。泊蘇式曰：何以遲至今日。不見覆書。達那威曰：君之友尙盼覆書耶。猥云四月恐展至四年。亦不可得。片紙隻字也。泊蘇式曰：此言吾不欲聞。因此函關係重大。達那威曰：自少伯爵視之。直以爲毫無價值。不過無理取鬧耳。泊蘇式曰：不應如此蔑視來函也。達那威曰：然則汝已知彼來函之內容矣。泊蘇式曰：自我主張之安得。不知達那威曰：汝不過爲詐財之謀主耳。泊蘇式曰：吾之慨然相助。實按法律與危因生諦所處地位。爲之以叔之名義致書。其姪並無不合之處。達那威曰：吾當時以來。函轉交少伯爵渠閱。後卽以示我所望。似甚奢。又未嘗自舉所貸之數。泊蘇式以爲去題已近。乃欣然曰：以吾言之。歲給三千鎊。亦可饜其慾。已達那威怒不

可。遏。猶。爲。之。曼。聲。曰。可。乎。不。論。情。理。遂。坐。攘。此。三。千。鎊。乎。泊。蘇。式。曰。此。則。非。吾。所。知。
達。那。威。曰。此。中。底。蘊。汝。曹。實。未。深。知。不。過。憑。空。結。撰。泊。蘇。式。曰。底。蘊。雖。未。得。披。露。然。
在。吾。輩。法。律。家。出。而。爲。此。自。有。正。當。之。理。由。達。那。威。笑。曰。亦。有。依。據。乎。泊。蘇。式。曰。應。
襲。爵。而。不。得。襲。則。當。有。相。當。之。代。價。以。爲。賠。償。達。那。威。曰。汝。知。爵。與。產。不。相。連。屬。已。
成。鐵。案。乎。泊。蘇。式。曰。所。入。不。足。以。歸。利。息。彼。亦。曾。自。言。之。惟。不。論。此。產。之。受。累。與。否。
世。世。相。傳。之。伯。爵。兄。終。弟。及。先。例。具。在。達。那。威。曰。遺。腹。生。男。兄。死。有。子。獨。不。能。承。襲。
乎。泊。蘇。式。曰。彼。之。有。挾。而。求。正。因。此。遺。腹。之。子。達。那。威。曰。汝。言。遺。腹。不。得。名。爲。人。子。
乎。泊。蘇。式。曰。按。法。律。則。今。之。少。伯。爵。不。當。承。襲。達。那。威。曰。此。語。殊。荒。誕。不。經。也。泊。蘇。
式。曰。吾。言。絕。非。悖。妄。雖。與。君。偶。據。法。理。並。非。卽。與。涉。訟。此。時。正。賴。有。人。幹。旋。去。對。簿。
之。時。期。甚。遠。因。先。生。爲。府。中。老。賓。客。徑。相。關。說。以。此。事。和。平。了。結。之。鬱。兌。克。既。不。至。
奪。產。大。家。均。可。以。不。涉。訟。庭。則。所。省。之。煩。難。不。旣。多。乎。達。那。威。曰。果。爲。誰。省。煩。難。者。
泊。蘇。式。曰。哀。弗。雷。夫。人。及。其。子。耳。吾。知。此。伯。爵。不。同。吾。輩。之。出。入。自。由。不。知。者。或。以。

爲猶人耳。達那威曰：誰語汝者？泊蘇式曰：先生獨不知乎？當此子墮地時，收生之醫士應早知之。達那威不俟其言畢，卽曰：汝知我爲醫士，則得之矣。導生之事在法，當守秘密。泊蘇式曰：所謂守秘密者，亦卽袒護之代名詞。達那威曰：我爲醫師，不謀與律師之事。府中問此等事者，另有。有人在泊蘇式曰：府中律師必爲豪路婁克也。達那威曰：然豪路婁克任之。泊蘇式曰：吾若面彼事，必決裂彼且敗矣。達那威知其意在恫嚇，但曰：吾有云，然不過汝與彼可據法律談判矣。泊蘇式曰：先生不察，須知吾之善意不欲興起訴訟。達那威曰：此言過矣。言時以手壓鈴，且對之發言曰：我兩人不應更相語。泊蘇式見逐，客令下，猶強作笑容曰：先生亦知古諺有之，足未上鞍手卽揚鞭。先生毋乃類是乎？達那威置若弗聞，見女僕入卽指揮，領客出嗟乎！此大言欺人之泊蘇式，僅博得抱頭鼠竄，良可慙顏。雖然，彼如身後有目，見達那威於此話終局之後，其情形何似？則其膽當卽時膨脹。達那威堅臥椅上，目凝視不瞬，狀似木雞。歷時良久，然後指室外而歎：吾不因伯夫人之一方面竭力忍受，早起而以脚踢之。

使出此輩朋比爲奸行同盜賊始以一函爲導綫見威叔之無效乃欲引予爲後盾此事始終必由哀弗雷謀之豪路婁克以法律定其利害當危因生諦函致鬱兌克時吾實未與伯夫人言之所以遲遲有待者恐伯夫人又多一分煩悶也吾雖以愛護哀弗雷爲天職然又不能代平家難使之相安計危因生諦之貪心卽破伯夫人之產彼或以爲未足若略爲周恤緩急一時直強鬱兌克爲之則是強人以殺父之仇不必報復且須以金鎊爲交懽之地言念及此則應悔前者多言不應以危因生諦謀殺之疑案告之幸有豪路婁克精於法律或有應付之策於是一夜不得安眠辨明而起徑投井思克洛提是日禮拜只有慢車勢必不能待之詰朝故蚤起附慢車以往既抵井思克洛提以一皮包飭車站送往別業隻身行役徒步而前不欲徑入前門遂紆道直覓鬱兌克藏身之窟路經小鎮夏日行人極稀閒有漁家或男或女於戶外補網或有畫工取海上風景張蓋以鏡遠矚旁立數兒童嬉跳不去街市極窄似於衛生不甚講求設非銷夏之時必無過而問津者驚濤捲雪賴石岸爲之

保障達那威熟識此徑因拾級而登抵懸崖之下亂石壁立中有一鐵扉與峭壁同色輕按其機而戶啟矣隱身戶後卽復關閉則鬱兌克少伯爵也笑問曰先生由此走入未爲人得見乎達那威曰山下無一行人吾始叩關不然尙假作登高望遠者鬱兌克聞之亦甚喜道其渴思達那威曰欲來者屢矣卒以爲人療疾爲花樹調護人暇卽讀君所授之異書鬱兌克曰想已卒業可言其究竟若何達那威曰吾極懶讀次及半耳尙未卒業因有事相商今且束之高閣鬱兌克曰所商何事勝於書之奇妙乎達那威曰奇妙之至亦術家之流特淺而不古言時就坐鬱兌克自爲屏當食飲覓鐺煮水知其遠來飢渴也達那威卽坐上瀝陳泊蘇式對已所有之言語自首至尾一一述之並問以可告伯夫人否鬱兌克殊覺坦然笑曰君以爲可告則告之達那威曰吾不應專主鬱兌克曰君毋詫我不以此事爲意實則吾亦視此國爵此家產如浮雲耳危因生諦志在興訟則更可以緩議有豪路婁克足以抵禦計此訟非五年十年不能判結吾與斯世無爭本不欲此爵彼旣欲之卽以奉讓以彼積

惡如邱。故應嘗此襲爵之苦趣。吾則何暇及之。達那威曰。吾可愛之小友。奈何作老人厭世之語。吾方盼望鬱兌克。不俟其言出。卽承之曰。吾亦盼望。無如子虛烏有。終歸於失望。先生不信。相傳之讖語乎。達那威曰。我業醫不治讖緯之學。然不敢以目所未見。決其必無。鬱兌克曰。君所見當與瑪那士有異。瑪那士每欲以禱告之力。懺除此等神讖。以爲有濟。吾滋不信。達那威曰。此亦不可以概論。卽以吾所閱之病證。往往百藥投之無效。而託之神道者。造作丹方一試之。轉有奇效。鬱兌克曰。治病之奇驗。固不免有時。而幸中至於天降之戾。欲藉禱告之力。上帝之降臨。與否尙在未定之天。君不言奇術秘傳。召集神物。亦有可爲之事實乎。達那威曰。吾昔者果有此言乎。鬱兌克曰。君與基拉穆時相辯論。謂長生之術。爲伊古以來必有之事。達那威曰。此語良有之。特其下尙有未伸之緒。吾謂術有邪正。功有內外。不論入何法門。其結果恆不能盡善。並非一力主張。引入入勝也。鬱兌克曰。君此說絕類瑪那士。概以邪術視之。吾以爲邪術固有害。若得眞法。乳正法眼藏。達那威不俟其詞畢。卽止之。

曰。不論如何聰明人。絕不肯爲彼孜孜於此者。其人必先有腦病。鬱兌克不欲與辯。但曰。然則爲之者必非聰明人矣。言時神色略轉。因隔牕指海邊累石以示之曰。君觀此潮水漫溢。又與石岸相平。其下隧道必有浸沒。此景奇壯。吾終日觀之不倦。所謂消遣法也。唯至夜分枯寂。無聊。海波既平。似有嘯吾名而弔之者。吾亦因之悲恨。填膺。欲相答和。達那威聞之。亟以兩手抱持之曰。汝誠以爲有此不祥之聲。喚乎。鬱兌克曰。何必如此失驚。吾初聞此聲。亦極微細。似慈母喚乳兒之名。使之安睡。然達那威曰。吾親愛之小友。願植爾毅魄。勿使此惡聲以亂爾聰。鬱兌克曰。吾本塞耳不欲聞。吾若喜於傾聽。彼或愈叫愈高也。君幸勿過慮。達那威曰。雖然。吾聞此語。實不禁爲之恐怖。鬱兌克曰。先生休矣。達那威曰。汝自忘之。吾所深願。鬱兌克故和其聲曰。吾誠孟浪。應以此語累長者憂其實。此等怪聲。乃從吾肺腑中流出。其喚入吾耳。不過如夢魔之相擾。至論吾之心灰意懶。實有百倍於此者。達那威曰。汝有何事。缺望而爲此頽喪。鬱兌克曰。予望非奢。近始知其妄也。言罷喟然而歎。達那威亦不

復深詰矣。自是以後，達那威留神偵察，欲知鬱兌克衝破情網之由。一夕晚餐初罷，同戾前壁，鬱兌克之居，知其情形迥異。米麗蓀雖似平日之周旋，而一種落落難合之情形，每露於不言之表。其來就琴案也，目中似含有許多活潑之意，而前此舉止之羞澀，竟不復呈其目光。有時自斂不欲隨意四顧，回思前數禮拜，殊不如是。此中隱微，豈有業醫半世，望聞切研，求有素者，尙不能得其真相？因思此一段姻緣，其希望成熟者，僅屬之鬱兌克之一方面。若米麗蓀之所屬，一時尙不易捉摸也。哀弗雷見達那威之來，固所甚願，因自念彼治樹藝試驗，惟日不足，故未暇速之至此。達那威當此盛夏，冒暑而行，謂必爲人勘破，然此事不可對衆宣言，須俟左右無人時，再爲伯夫人言之。是夕，瑪那士亦至，相見執手，彼兩人執業不同，而好學深思，皆有同點，故互相推重。達那威見其卵翼鬱兌克情致纏綿，愈加佩服。蓋自基拉穆別後，瑪那士之擔荷益重，米麗蓀琴罷鬱兌克欲與瑪那士對奕，瑪那士又爲之布局，以待哀弗雷夫人兩目盈盈，似含無限欲滴之淚，起身先去。達那威見狀，尾之行至所。

居之室外小坐。乃告以此來之故。危因生諦。若何致。函泊蘇式。若何恐嚇。自首至尾。一切情形。一無所隱。哀弗雷夫人漫然應之。其情形竟與鬱兌克相同。久之始曰。此。倫本不能責。以持信。除是有金幣若干。張使之。尅期領取。不致愆期耳。此次想入非。非。不論若何。壽張應不能飛越吾掌握之外。吾必以函告豪路婁克。設法禦之。吾今。有重大於此事者。正思與吾友商酌。言時以左手撫其肩背。達那威亦遂執其右手。妮語曰。有何見教。予願傾聽。哀弗雷夫人遂告鬱兌克。米麗蓀近日之情形。所謀必。至失敗。瑪那士雖執偏見。謂此事不難挽回。米麗蓀終有悔悟。復合之日。吾則不敢。有餘望矣。所最險者。吾兒天性澹定。獨於鍾情米麗蓀。一收難收。不可終日。一遭白眼。則憤不欲生。吾可憐之兒。實母氏有以誤之也。達那威曰。人生一遇逆境。欲東而。西欲南而北。不如其意。安得不憤恨隨之。其實米麗蓀不應愆置之也。羅馬古國本。非旦夕造就。在彼童心未去。稚氣未除。對於愛情之發達。與否或非。旁人所能懸揣。言時忽默然凝思。始曰。伯夫人徑謂其不愛鬱兌克。除是此外。別有所屬。哀弗雷不。

甚留心復曰吾恐將來此女終不體吾愛子之心也情緣之離拒固不能責之一時此必回嗔作喜由勉而安始恆吾懷瑪那士恆謂俟其參悟通徹感恩圖報義不容辭則許嫁之吉期近矣吾獨有疑問以難君強使結婚之後依然貌合神離則其苦不更甚乎達那威曰男女閨房之中有施有報其處於被動地步者所在不免然此等弱點人亦不自說明哀弗雷曰其究竟不慊於懷可以想見達那威曰相偕日久當可澹忘哀弗雷曰設使至老不忘豈非終身之憾達那威曰所慮未免過遠哀弗雷曰吾子已掬其血誠以愛彼彼若不以誠應奈何達那威曰難言之矣米麗蓀雖天真未鑿此等事萬無示人之理吾有一偏之論未敢妄陳自吾論之天下婦女之腦力較男子似稍薄弱往往震於所遇頓易其操則愛亦根之而起哀弗雷曰自男子言之恆謂女子無定見乎達那威曰爲女子者苦於不自知耳言時目笑良久復曰伯夫人想不欲以強硬手段施之其人天賦人權原非有力者所能剝奪哀弗雷曰遮姆斯汝奈何所答非所問吾言米麗蓀旣嫁之後不憐夫婿則舉吾自小之待

遇必不以爲恩。而以爲怨矣。此等現像。必得一妙法。以預防之。達那威曰。此意我非不知。不過兩人既成夫婦。米麗蓀不得於夫。且望生子。其子必不至酷肖其父。哀弗雷曰。執子之言。足以見米麗蓀不愛吾兒矣。然則結婚之事。君必不竭力贊成。達那威曰。據實以對。則贊成之意。正無多耳。論鬱兌克之爲人。精哲理。節人慾。其自治之力量。加我數倍。所可瑕疵者。外貌耳。若論人類最初之始祖。具此面貌者。實繁有徒。又何有妍媸之辨。彼不過感胎氣之不淨。狀貌猙獰。若論內美。則恐曠世無倫。哀弗雷曰。然則君言如是不已。與瑪那士之宗旨。相左乎。達那威曰。醫人專重實際。不爲冒險之譚。哀弗雷曰。假使結婚。亦有險乎。君必以終身不娶爲吉乎。達那威曰。自聳其肩曰。此苦吾能言之。卽以吾現身說法。至今不婚。固儼然。至今未死也。哀弗雷曰。雖然。君之身。命強於吾子多矣。須知吾子爲世間最苦之人。設一旦吾輩溘然長逝。其能冷暖飢渴者。更無替人影隻形單。他日何堪設想。吾是以必求其配達那威曰。吾言過矣。吾甘岑寂單枕。終身豈忍施於所愛之鬱兌克。此子生而無父。其墮地之時。

吾兩人並爲託孤之顧。命後顧茫茫。唯有轉累米麗蓀之一法。哀弗雷經此際。互相辯論。時而驚喜。時而駭懼。心苦鼻酸。淚如泉湧。不覺忘形。彼此相抱。舉數十年前格。格不吐之隱衷。一時瀉出。達那威已死之春蠶。亦似栩栩欲活。抱持久之此名眞愛。坐懷不亂。唯此等年老之人。忽然有此恐。以後不復能作此態。脈脈寸心。藏之於中。感觸無端。遂不覺一披露也。

第十二章

達那威去後數日。基拉穆歸自茫奇司特公司。其意甚得對鬱兌克曰。吾在公司。樂不欲返。方自慶試驗有得。不欲倩人代庖。今幸諸工之中。頗有替人不至有渲染參差之弊。基拉穆精神活潑。其一種愉快之色。鬱兌克亦不覺與之同化。煩惱悉變爲清涼。此等感化力。實爲瑪那士所不逮。且不知其所操何術。是以對於基拉穆。非唯不妬其能。且深幸兩人之水乳。可以稍息。肩仍退於若遠。若近之地步。且甚善。哀弗雷夫人能納吾言。曾以此言函告達那威。謂鬱兌克之左右。萬不可無基拉穆。其

人也。米麗蓀見基拉穆之歸也。雖深自掩飾。不欲人知。瑪那士明若觀火。灼見分明。當兩人初見握手之時。其一種固結之深情。略已流露。哀弗雷夫人獨未能勘出。因私遣基拉穆至公司。實假手於公司之經理。設經洩其秘密。則基拉穆必已盡知底蘊。今所注意。唯在基拉穆之知情與否。相見如常。絕無幾微之芥蒂。哀弗雷之意。始稍釋然。基拉穆自言。頗似還家之喜。其人雖精機事。心細如髮。獨口直心快。絕非胸有城府者。米麗蓀見面執手時。基拉穆全身幾不自主。目注米麗蓀之面。見其紅暈承顴。眼波脈脈。直將離合悲懽。同時流露。不過自信無他。尚不至有分外之希望。心竊自念。此不過良友之快晤耳。彼之終身必屬於鬱兌克。明明爲一禁嚮。豈有近之之理。以平時語意相投。可稱知己。果無鬱兌克未婚之問題。則向之請求姻事。亦當不俟終日。明日基拉穆就海濱沐浴。方罷歸。遇米麗蓀於途。因與之間叙。乃曰。在彼中無事之時。頗以密斯爲念。昨過倫敦。因遇一同學。竟作半日之留。本欲俟晚涼到此。因寄行李於旅店。夕陽在山。一遊公園。風景不殊。如溫舊夢。突有一人喚我。相忘。